

最完備本

曼殊大師全集

子愷題

439

6X34

曼殊大師全集序

萍水 文 公 直 撰

曼殊示寂後，其詩文極爲當世所推重，蓋清新靈感之真性情文字，百世萬世自不乏其知己；理宜然也！惟求之者衆，則輯印者夥。除曼殊友輩所搜羅之集本，尙能各以所得表現曼殊一部分之思想暨天才外，其他書賈投機競刊之各種集本，類皆支離割裂，任令不知曼殊——甚且不知文藝之徒，冒昧改竄，以遷就其污濁之賈利陋見。曼殊有知，當爲之痛哭於九京！

曼殊遺文遺詩，暨各項著作之刊行者，最先有『曼殊上人妙墨冊子』、『燕子龕遺詩』、『燕子山僧集』等。雖各有其質量，但皆欠完備，且多失實。後柳亞子先生暨其長公子柳無忌君，盡力徵求，編成『曼殊全集』三冊，交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，並增『附錄』三冊。羅列關於曼殊之一切文字，始成豐富淵博，一時無兩之善本。至其印刷之美麗，楮墨之精良，校勘之審慎，編列之得體，尤爲餘事焉！惟此集刊行之後，曼殊遺作續有發現，柳先生雖另有『普及本曼殊全集』交上海開華書局於二十二年九月出版，增收曼殊之詩文雖夥，然猶有未及察見之品。且出版時，柳亞子先生方在病中，未及親自從事纂校，以致編刊欠精，訛誤綦夥，讀者每引爲恨事，更無從求得補救。此卽本集所以毅然從事編印之最後決定之原因也。

編者幼而從軍，壯而卸甲；偃蹇蹉跎，遐荒遯跡；朔漠歸來後，曾一度從胡展堂先生作記室。此外，則惟筆耕硯田，聊全微命。年來讀曼殊作品甚夥，感於其淒涼之身世，暨其家世難言之惻，與余實有同然。因而有熱烈之同感！余之先人，係反抗時代，弁髦虛榮之鬪士。余生乃爲家族所歧視，在宗法社會之高壓下，歷盡難言之慘苦。則對此因身世痛苦而爲萬惡污濁社會、窮凶封建族制、所高度折磨之閭黎，欲不灑其極深切之同情血淚，而不可得。此余所以決然廣搜曼殊遺著而着手編校之原由也。

搜羅所及，關於他人所編輯刊行之曼殊作品，有下列各種：

曼殊上人妙墨：此爲一種影印本，爲蔡守所輯，李根源（印泉）出資印行者。封面有黃濱虹題籤，

石禪老人題字，及詩曼殊遺像，章炳麟墨跡，暨弁言；卷末有黃節秦錫圭沈尹默潘飛聲王西神題詩，收曼殊遺畫二十二幅，用珂羅版印行，亦名『曼殊遺集』。

燕子龕遺詩：青浦王德鐘編輯，柳亞子印行。五言絕句四首，七言絕句六十一首，共六十五首。民國

八年六月印行，有王柳二序，及傅熊湘跋。

燕子龕詩：馮秋雪輯，雪堂詩社印行。較燕子龕遺詩多十一首，重一首，故共爲七十五首。民國十年

八月成書。

曼殊上人詩稿：

沈尹默輯，據柳安如本寫出，加佚題九首，（卽本事詩。）民國十年十月十日寫成。

蘇曼殊詩集：

柳亞子編，由柳無忌輯南社叢刊全部中曼殊詩七十八首，又在其他各集中得五首，

共爲八十三首。此編較之燕子龕詩多十八首，以倣宋聚珍字於民國十六年一月成書爲當時較完備之本。

燕子龕殘稿：

周國賢（瘦鵲）輯，曼殊之詩七十七首，及譯詩、雜著，等有碎簪絳紗焚劍非夢四記，

及書札。此爲總集之始，但缺者甚多。民國十二年秋成書，後又改名『曼殊遺集』。

燕子山僧集：

段菴旋編，計有詩七十七首，譯詩、拜輪詩選五首，及碎簪記、斷鴻零雁記、燕子龕隨筆。

燕子龕書札暨序跋雜文五篇：柳亞子、蘇玄瑛傳一章，太炎遺書弁言一，後附蕭九重跋。民國十七

年湘益出版社印行。

曼殊說集：

盧冀野編輯，輯碎簪絳紗焚劍非夢四記，由南京第一監獄印，兩江民立中學寄售。

曼殊文選：

胡韜玉編，錄曼殊雜文七篇。

曼殊遺畫：

蔡守輯，李根源（印泉）印，章炳麟弁言，輯曼殊畫十數幅。民國八年十二月印行。

曼殊畫譜：

何震（志劍）編，民元前五年八月輯。有河合仙章、炳麟序，蔡守跋。此爲第一集，但終未

付印，現已不可得。

曼殊逸著兩種：

卽嶺海幽光錄、娑羅海濱遯跡記之合刊，均署名『南國行人』。由柳無忌編成，上

海北新書局印行。民國十六年印行。

蘇曼殊年譜及其他：

柳亞子、柳無忌編，收蘇曼殊年譜及後序，並載關於曼殊研究之文字函件等。

爲研究曼殊一切之最佳參考書。民國十六年七月付印；十二月發行。

曼殊全集：柳亞子編，收曼殊之詩文、譯詩、雜著、小說、書訊、筆記等，都爲三厚冊，並附各種攝影；由上海北新書局印行。另附附錄四、五兩冊，各種曼殊作品之序跋及各種研究曼殊之文字，搜集頗完。

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十月初版。

普及曼殊全集：開華書局編行，較北新本全集多詩數首，文二篇，書信數十通。惟無北新本全集之附錄，另附曼殊傳略年譜各一，及日人米澤秀夫著『蘇曼殊之生涯與作品』一文。民國二十二年出版。

曼殊遺蹟：蕭萱（紐約）編，因封面有孫中山先生親題『曼殊遺墨』四字，故又名『曼殊遺墨』。計收章炳麟楊滄白對於曼殊之墨跡四件，共六頁；關於曼殊者有遺畫二十四幅，雜記四十二頁；其他照片、題識、遺物、攝影、度牒、寄樞單等，全書總共九十五頁。民國十八年，由蕭萱交柳亞子付上海北新書局影印行世。

此外，尙有大東書局改編之曼殊遺集，光明書局摘印之曼殊書信；及不署出版名址之蘇曼殊全集，蘇玄瑛全集，皆就北新本柳編曼殊全集割裂而成者，完全爲一種營業買利之行爲，並無新發現，反失舊規模，殊無一記之價值，故不詳列。

余就上列各種本中，加以研究，知曼殊遺著之傳流國內外者，已數萬部，足見對於曼殊同情之讀

者，其多數爲近代任何文家所不能及。則曼殊作品真價值之偉大，可想而知。以如此大衆歡迎之文學巨作，而不易窺得全豹，殊爲遺憾。爰發愿搜羅曼殊之全部編著作品，以供熱烈之讀者之要求。惟曼殊著作，據現在已知者，計已有曼殊詩集九十首，拜輪詩選及其他漢譯英詩十一目，漢英三昧集英譯漢詩五十四目，兩共譯詩約一百二十餘首。曼殊文集共三十三篇（內英文一，譯文三）。燕子龕隨筆六十五則，嶺海幽光錄十七篇。曼殊大師雜記四十二頁，暨斷鴻零雁記，碎簪記，絳紗記，焚劍記，非夢記，天涯紅淚記，並譯作慘世界，娑羅海濱，遯蹟記等，總共十六種。而散佚者，有無題詩三百首，曼殊畫譜，人鬼記，女子髮髻百圖等四種。已出版而今已難於求取者，有梵文典，初步梵文典，梵書摩多體文，沙昆多邏，泰西羣芳譜，粵英辭典，泰西羣芳名義集，埃及古教考，法顯佛國記，惠生使西域記地名今釋及旅程圖，英譯燕子箋，文學因緣，潮音，漢英辭典，英漢辭典等十四種。但既已曾經印行，曼殊示寂未久，國內景企者衆，則此已成之作，必尙有藏存者。刻方在努力徵求中，一俟有得，立即趕速刊印發行。此外，尙有未經考得之曼殊作品，亦正在四處搜尋之中。

曼殊作品之受普世歡迎，其生時當不及料。此所以尤爲難能可貴也。蓋曼殊生平作文，作畫，初無好勝之心，更無釣譽之想。惟以天真赤忱，表其心臆，故能傳人所不能傳，達人所不能達。遂以心聲成天聲，仗天才而神化。作品詩文，乃可以永徂百代。重以髫齡穎悟，束髮從師，鎔國學之神髓，遂歐文之根底，研梵書之奧義，綜學術之大成，迺能遺世獨立，不爲物役，不爲境移，而邁越前人，傑出當世。如光明之普

照，大海之納流；則衆之歸之也亦宜。

曼殊性情奇，行止奇，思想奇，而文章藝術尤奇。其詩之纏綿，直追香艸美人之蹤，雅似屈平之憂國。其文之雄健，直入古昔大家之林，渾如荆公之奔放。精研梵典，則玄奘公以後，一人而矣。衡論身世，則鄭成功以後，再見斯人。其昌大佛學，糾正沙門應赴之誤，實爲釋氏之柱石。其悲憤國事，蝸蟬，亟思糾救之懷，遠勝鄭氏之自謀。雖自以爲『尙留微命作詩僧』，實則特異於尋常之詩僧，而成一時代之砥柱。

或謂曼殊之詩文，綺麗悱惻，作兒女子語，無足觀者。殊不知曼殊故深憂天下者。早年之思想，固極進取；卽壯年以後，仍未就衰。對社會問題，尤爲關心，且見解極其高明。民國六年，柳亞子最後一次晤曼殊於上海時，正陳其美（英士）歸葬碧浪湖之前數日。握手道故，形容已甚顛頓，猶言：『邑廟（指上海城隍廟）新闢商場，極絢爛，顧求舊時擔錫粥者不可得；蓋大商壟斷之術工，而細氓生計盡矣！』祇此寥寥數語，已足見曼殊對社會問題之關心，及對無產階級之同情，迥非一般昏然呆讀，不辨菽麥之書癡所能企及萬一者。

曼殊確堪稱爲天才！卽就文學上論之，亦決非僅『人才』二字所能評盡者。其於學也，除精研國文，極盡瑰奇宏偉之能事外，舉凡西方主體文字之英文、法文，東方重要文字之梵文、和文，靡不精湛淵博。且旁及其他各種文字。至詩文小說之研究，尤無所不包。其評論各國文字，主張以梵文爲首，漢文爲次，歐美新舊大陸一切文字，皆不及此二文之精密偉大。識者以爲如此論斷，實千世不易之知言，則曼

殊平日對學術文藝之聚精會神，已可想見。

曼殊之詩文，不假雕琢，不事粉飾，全恃天才流露，斐然成章。故其作品咸圓潤流麗，絕無斧鑿痕，而表現其自然而然的優美，予讀者以輕清雋永之回味；給讀者以深刻曼妙之印象。使讀者陶醉於情感之中，鏤鐫於心靈之內，而永不能忘。蓋其精神表現，如北方佳人，絕世獨立，如憑虛御風，飄飄欲仙；詩文感人之深，未有逾於此者。至於立意之高明，思想之輕靈，文辭之自然，節調之和諧，則猶爲其文學藝術上之餘技矣。

曼殊之小品文，如其詩，亦如其人。真情流露，好語如流，表現非常之優美，與特別之筆意。其隨筆雜記暨書信中，尤多真情自然溢激洶湧之奇品傑作，恰於其中充分表露曼殊高超絕塵之特殊箇性。答馮湘博士一書，尤能舒寫胸臆，敷陳心臆，爲獨到之性情文字。凡此諸類表示意見，或辨論事理之文，一見即能確知其爲曼殊所作。蓋其基於才華而顯豁呈露之天然情調，融洽透澈，堅定不移之特殊筆調，斷匪他人所可摹擬效法者。其獨到之點，昭然揭櫫，如告宰官白衣書嶺海幽光錄等，不經煅鍊，而自然老練堅穩，卽其顯著之例也。

曼殊之小說，膾炙人口，馳譽中外。如斷鴻零雁記，經梁社乾譯爲英文，上海商務印書館刊行後，風行歐陸，東吳大學且採作教材；廈門大學亦演爲戲劇；其價值之重要可知。又如碎簪焚劍絳紗非夢四記，皆有日英譯本，傳頌一時。經雜誌發表後，尙被名家小說集鄭重收錄。其所以受如此重視者，亦因其

語語不離真情，句句不假磨琢；一以瀟灑酣暢之筆出之，乃能淋漓滿紙，光騰萬丈。其最堪痛惜者，則爲天涯紅淚記之大部失傳，暨人鬼記之絕無消息，是非曼殊作品之不幸，實後世讀者之大不幸也。

曼殊之翻譯文學，在文學史上確占重要之一頁。經其介紹者，有梵文英文法文等多種。關於梵文者，有譯印度詩聖迦黎陀婆所撰之沙恭達羅劇曲一種，其書雖不流傳，而此偉大之作品，則已因曼殊之介紹，而爲國人所認識。又梵文典八卷，初步梵文典四卷，暨梵書摩多體文，法顯佛國記惠生使西域記地名今釋及旅程圖，皆爲梵學中之重要文字。各書皆經出版，爲時非久，宜當有藏存者。如能印布，亦梵學上之一大瓊寶也。阿輸迦王表彰佛誕生處碑文，亦爲重要之史料。（今存）關於英文有拜輪詩選，將此熱情詩人之傑作介紹入中國，亦文學史上之一巨績。漢英三昧集則介紹中國之優美文藝於西方，尤爲不朽之業。其最初譯作之文學因緣與漢英三昧集爲姊妹書，收有英譯漢文詩經八章，古詩二首，木蘭歌一首，李白詩七首，長恨歌一首，采茶詞三十章，葬花詩一首，歌德（一作瞿德）題沙恭達羅詩一章，拜輪詩一截，拜輪留別雅典女郎四首。此書尙有下卷，據天義報廣告，謂有曼殊校錄南天竺婆羅門碑一，冷泉亭真景一，曼殊畫十幅，餘爲英譯漢詩。惜今已無存，不能窺見其真面目。又有英文潮音首列漢文自序（即拜輪詩選自序見序跋文中），英文自序（已收入譯文），正文，則爲拜輪詩選中各詩，及梵土女詩人陀露哆樂苑詩，師梨冬日詩，豪易特去燕詩，彭斯頌頌亦牆靡詩（上列咸已收入譯詩），及法蘭居士序，佛萊蕉拜輪年表。末附英吉利閨秀詩選一卷。關於法文者，曾着手譯小馬仲

之茶花女，惜未成書，曼殊已病劇。此外，曾節譯露俄哀史（*Les Misérables*）而成『慘社會』，即『慘世界』。其第一至第六回及第十四回，與原文相符；第七至第十三回，則爲曼殊所撰作。凡此譯作，就現存各種中觀察，已能見其遣辭達旨之仙妙，及意譯之貼切，詞氣湊泊，語無增減，不損原文，而另有獨到之處。吾國翻譯，如人人如曼殊，何致演成今日強迫華人讀歐式文體，致桀格不明，反不如讀原文容易之怪現狀。故在介紹外國文學一點上，近代所謂名家譯作，實爲曼殊之罪人，殊不足以與曼殊並論。

曼殊之書信，委婉妙曼，辭語活潑，於此可見其爲人之雋妙。間或出以滑稽，則又如東方曼情，異常微妙。今日所謂幽默家所未嘗夢到之境，而曼殊能隨意出之，恰到好處。此即其聰慧明敏，天才邁俗，爲一般人所不可企及之點。大凡文人之心聲，以書札往來間表現最爲充分；曼殊之書信，當然不能例外。是以曼殊之思想見解，抱負主張，皆可於書信中窺見之。柳亞子燕子龕遺詩序中，謂『曼殊往還書問，好以粉紅牋作蠅頭細楷，造語亦絕俊，恆多悲感及過情之談，蓋蘇長公一肚皮不合時宜耳。』數語，評論曼殊書札，最爲得體。

曼殊之畫，澹雅明潔，恰如其人。爲程演生（號總持懷寧人）所作江湖滿地一漁翁圖，繪遠近疏柳二三，遠山一抹，小堤明滅，堤首茅亭坐一漁翁，着墨無多，而意境縣邈幽靜，異常美妙。即隨筆所寫之小件，如怒馬，如耕牛，皆寥寥數筆，栩栩如生。馬之奔騰，牛之偃蹇，活現紙上，如天造地設之不可改移，真神乎技矣！畫中亦有參用西法或東法處，但不爲西法或東法所拘。閒中藉以點綴一二，即已妙到毫端，

傳神阿堵。其運筆之出神入化，有非人意料所及者。生平作畫，皆淡淡數筆，而層次釐然。且並不多作，即求亦不易。曾許趙伯先作荒城飲馬圖，自東歸來，而伯先因黃花岡失敗，憤懣嘔血死。曼殊仍作荒城飲馬圖，託香港蕭公焚於伯先墓前，且即投筆不再作畫，以謝死友。此種重然諾堅信義之精神，方之古人之『墓門挂劍』，誠無多讓。

曼殊對於政治社會等問題，表面髣髴甚冷澹，而實際則異常熱烈；惟不好作不着實際之虛偽的表面表示耳。其對於革命之赤忱，總理亦深器重之。故曼殊身後之墓地，且係汪精衛秉承總理而籌得款項以建築者。至其對於無產階級之同情，尤不時流露於作品暨語言中。

曼殊之日常生活，幾全爲遨遊。長江上下游，嶺表內外，時常來往不絕。此外，則暹羅錫蘭印度南洋諸地，咸曾漫遊，且終身懸念，常思重游。西湖尤爲和尙念念不忘之地，曾往游十餘次，而始終留戀不捨。則埋骨於林和靖蘇小小之間，長眠孤山之麓，亦曼殊生前所企望者。魂兮歸來，當能安息如此。

曼殊之癖性，極奇特，常人視之，未有不以爲怪者。生平最嗜食，不知饑飽。柳亞子贈以麥芽塔餅二十枚，竟一次食盡，致肚痛生病，亦不悔。日常食用之糖果、餅乾、摩爾登、可可糖、粳子糖、八寶飯、羊羹、雪茄、煙，皆曼殊所特嗜。且謂摩爾登糖爲茶花女所酷好，故尤嗜之。（其雜記帳項中，可窺得其平生最癖嗜之食物。）平居時，有食，則食之盡；雖腹脹致大病，不顧也。有錢，則任意揮霍，無錢，不得食，則擁被高臥，坦然無事，蓋其心胸中已了澈一切，絕無渣滓，故能置生死於度外。其晚歲，食冰盡數斤，食湯包盡數籠，食

鰓魚盡數器；食雪茄盡數十支；則皆係肆意自戕，悲世自殺之憤舉。至於有錢時，不妨以二十圓購一袈裟；無錢時，亦不妨下口中金齒，兌以易雪茄。富裕時，可以數百數十圓隨意與人（見雜記）窮困時，亦可逕取友人資財爲旅費。（見年譜）則皆其無人我之浪漫性情極度之表現矣。惟曼殊之生活雖浪漫，而持躬自守，實極謹嚴。受章炳麟之文教，而不染章氏善變之風，與劉師培爲莫逆交，而絕裾以避其沾污。其皎皎不羣，錚錚不屈之精神，洵當世所罕見，而茫茫人海中所不易覯逢者。

曼殊以如此卓異之奇才，而生不見用於世，則其精神之表現以遺留於後人者，舍作品外，實無處寄託。吾輩後死者，對此戛戛獨造卓然不羣之大文家積靈所寄之瓊寶，能多保存一字，多流傳一分，即所以盡一分歷史責任，爲文學界存一分遺產。茲因已獲相當段落，爰特總輯付印，以應當世企愛曼殊者之需求，後有續輯，仍當繼續刊印行世，庶成全璧，以竟全功。

本全集所收計十七種（拜輪詩選外之漢譯英詩，出自潮音，應另爲一種。）各依著作之年月分次；有不能定時日者，彙綜附後，初印時，其編次爲：

詩文集——輯錄者——有——

曼殊詩集——燕子龕詩——九十首——內五言長詩一首，五言絕句四首，七言長詩一首，七言律詩一首，七言絕句七十八首——總計九十首。

曼殊漢譯英詩——拜輪詩選——漢譯泰西名人詩——內拜輪詩九首，七言詩四首，五言長詩八，四言

長詩一，泰西名人詩漢譯彭斯豪易特師梨瞿德陀露哆各一首，均五言。拜輪星耶非耶一首，七言。總計十三首。

曼殊英譯詩文——漢英三昧集——內詩經六十一章，古詩三十七首，李白杜甫張九齡詩共二十一首，另文二篇。總計詩一百十九首，文二篇（文改編入譯文中）。

以上爲詩集

曼殊文集——曼殊文選——內序跋九篇，畫跋二十七則，雜文十六篇，譯文四篇。總共五十六篇。

以上爲文集

曼殊隨筆——燕子龕隨筆——內筆記六十五則，次序照舊本。各本不同處，分別校注。——其中『余年十七，住虎山法雲寺』一條，年齡上與曼殊求學之時間衝突（時曼殊正在大同學校），且在出家之前，疑係『廿六歲』之誤。

曼殊筆錄——嶺海幽光錄——內記粵省前代人士之忠藎史實，計十七篇，係未完之稿。

曼殊雜記——燕子山僧雜記——內記事百餘條，英文十頁，帳目十一頁，共四十三頁。

以上爲筆記

曼殊書信——燕子龕書札——內致劉三書五十三通，致柳亞子書三十三通，致其他友人書六十三通，計一百六十九通（外，答鵬湘書輯入文集）。

以上爲雜著

以上爲曼殊大師詩文集：

小說集——輯錄者——有——

斷鴻零雁記——內二十七章——或謂係曼殊自傳，但據考證，河合氏所生者爲蘇焯（煦亭）即河合氏挈帶至瀝溪而留在家鄉者，亦係蘇焯而非曼殊。且蘇焯對河合氏並不親密，絕不似斷鴻零雁記中『三郎』情形。曼殊雖因本身祇知河合氏爲其生母，而孺慕特殷，但仍不若三郎之幼即歸省。至河合氏之女係曼殊之異父姊，榎本榮子不僅非妹，非義女，且不名靜子。記中年月與曼殊書信、隨筆、相校，異同尤夥。故此記似非曼殊之真實身世，不過寫疑問懷想之空中樓閣耳。天涯紅淚記——存第一章及第二章之半——原稿聞已撰，而發刊者祇此。似係曼殊記一奇遇之作，文筆極馳騁縱橫之致，惜不得全文，否則此作價值決不在斷鴻零雁記之下。

絳紗記——不分章——柳亞子以爲曼殊此作有所影射，詳見本集附錄之『絳紗記考證』。

焚劍記——不分章——立意頗似天涯紅淚記，爲曼殊有所記之作。與絳紗記爲姊妹作，而文筆較兀突。曾收入名家小說集中。

碎簪記——不分章——此記中可窺見曼殊之社會思想。陳獨秀所題後記最能道着曼殊作此記之原因。

非夢記——不分章，——爲曼殊所作說部中最短之一種。但筆鋒所至，異常瀟灑，似爲借他人酒澆胸中塊壘之作。

——以上爲創作小說集——

慘世界——慘社會——內分十四回，——或謂陳獨秀曾續一部分，但據蘇曼殊年譜及其他中，所載之陳獨秀關於蘇曼殊之談話有云：『慘世界是曼殊譯的，取材於露俄的哀史而加以穿插；我曾潤飾過一下。曼殊於此書亂添亂造，對原著者很不忠實；而我的潤飾，也媽虎到一塌糊塗。』足見此書多爲曼殊所改作。

娑羅海濱遯蹟記——遁跡記——不分章，——內係印度人瞿沙記亡國之慘者；曼殊特由英文本譯出。署名『南國行人』著，其用心之深且苦，令閱者表無限之欽佩！

——以上爲翻譯小說集——

——以上爲曼殊大師小說集——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二日，——卽曼殊大師示寂後第十六週紀念日，——萍水文公直（砥）序：

曼殊大師傳

萍水文公直撰

一 曼殊大師之身世

曼殊大師：原籍廣東省中山縣（舊名『香山縣』）恭常都瀝溪鄉，俗稱白瀝港村。祖蘇瑞文，祖母林氏；以經營進出口爲業。（當時謂之『洋務』）父蘇傑生，世其業，任日本橫濱萬隆茶行買辦。嫡母黃氏，香山人，居原籍。生母若子（家人稱爲『賀哈喙』）日語『才若—才リ力』以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八年（西紀一八八四，清光緒十年，甲申）九月二八日（陰曆八月初十日）生曼殊大師于日本橫濱山下町三三番地，蘇宅。（卽蘇傑生另賃之宅。）

是年，蘇瑞文年六十七，林氏年六十，蘇傑生年四十，嫡母黃氏年三七，俱留香山。義母河合仙（傑生首妾）年三十六，庶母陳氏年十七，均居日本橫濱山下町。生母若子年十九，與河合氏均爲日人。

蘇傑生商于橫濱，營業方盛。娶河合仙爲妾時，雇若子爲下女。傑生見若子胸前有紅痣，按相法，應產貴子。納之，遂生曼殊。未及三月，若子離去歸家，傑生乃以曼殊付河合仙撫育。曼殊原產于別居。若子之歸，家人咸認爲解雇，故曼殊終身認河合仙爲親母，而不知有生身之親母若子。河合仙時已產有一

子名煊年十歲。黃氏子焯已歿，女燕年十三。

曼殊之血親，除兄一姊一外，尙有大陳氏所生之祝齡（丙午生，少曼殊二歲）祝年（戊子生，少曼殊四歲）蕙芬（庚寅生，少曼殊六歲）名齊（乙未生，少曼殊十一歲，殤）諸妹。至其庶母小陳氏，于辛卯年十九歲時歸蘇氏，至丁酉十一月二十五歲，以疾卒。

二 曼殊大師之名字

曼殊大師姓『蘇』名『戡』字『子穀』一名『元瑛』小字『三郎』。後其友柳亞子因覺羅朝諱玄曄之名，而改『玄』爲『元』之無意識，特爲易『元瑛』爲『玄瑛』。子穀遂亦通作『子谷』。沙門法名『博經』法號『曼殊』學校名『湜』。

蘇非非：曼殊於文件通訊，多署別號。其可考見者甚夥。於國民日日報附張『黑暗世界』所載『以詩並畫留別湯國頓』詩（已收入詩集中）下署『蘇非非』。其他處亦有署『非非』二字者。此爲曼殊較早之別號。

印禪：曼殊作畫，常鈐一小章，文曰『印禪』。耶馬谿夕照圖卽用此章。柳亞子編之曼殊年譜及其他附錄二六頁亦曾述及。

蘇湜：此名係投考日本成城學校所用。碎簪記中主人莊湜或謂係曼殊之化身，因曼殊習歐文。